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三十五回 落煙花療貧無上策 煞風景善病有同情

按：王公館收場撤席，眾客陸續辭別，惟洪善卿幫管雜務，傍晚始去。心裏要往公陽里用雙珠家，一路尋思：天下事那裏料得定，誰知沈小紅的現成位置，反被個張蕙貞輕輕奪去？並揣蓮生意思之間，和沈小紅落落情形，不比從前親熱，大概是開交的了。

正自輾轉的轉念頭，忽聞有人叫聲「娘舅」。善卿立定看時，果然是趙樸齋，身穿機白夏布長衫，絲鞋淨襪，光景大佳。善卿不禁點頭答應。樸齋不勝之喜，與善卿寒暄兩句，傍立拱候洪善卿從南畫錦里抄去。

趙樸齋等善卿去遠，纔往四馬路華眾會煙間尋見施瑞生。瑞生並無別語，將一卷洋錢付與樸齋道：「耐拿轉去交代無悔，勸撥張秀英看見。」

樸齋應諾，齋歸清和坊自己家裏，祇見妹子趙二寶和母親趙洪氏對面坐在樓上亭子間內。趙洪氏似乎嘆氣，趙二寶淌眼抹淚，滿面怒色，不知是為甚麼。二寶突然說道：「倪住來裏也勿是耐個房子，也勿曾用啥耐個洋錢，為啥我要來巴結耐？就是三十塊洋錢，阿是耐個嘅？耐倒有面孔向我討！」

樸齋聽說，方知為張秀英不睦之故，笑嘻嘻取出一卷洋錢交明母親。趙洪氏轉給二寶道：「耐拿去放好仔。」二寶身子一摔，秋氣道：「放啥嘅？」

樸齋摸不著頭腦，默了一會。二寶始向樸齋道：「耐有洋錢開消，倪開消仔原到鄉下去，勿轉去個，索性爽爽氣氣貼仔條子做生意。隨便耐個主意，來裏該搭做啥？」樸齋囁嚅道：「我陸裏有啥主意？妹妹說末哉。」二寶道：「故歇推我一千子，停兩日勸說我害仔耐。」樸齋陪笑道：「故是無價事個。」樸齋退下，自思更無別法，祇好將計就計。

過了數日，二寶自去說定鼎豐里包房間，要了三百洋錢帶擋回來，纔與張秀英說知。秀英知不可留，聽憑自便。選得十六日搬場，租了全副紅本家生先往鋪設，復趕辦些應用物件。大姐阿巧隨帶過去。另添一個娘姨，名喚阿虎，連個相幫，各捐二百洋錢。樸齋自取紅箋，親筆寫了「趙二寶寓」四個大字，粘在門首。當晚施瑞生來喫開臺酒，請的客即係陳小雲、莊荔甫一班，因此傳入洪善卿耳中。善卿付之浩嘆，全然不睬。

趙二寶一落堂子，生意興隆，接二連三的碰和喫酒，做得十分興頭。趙樸齋也趾高氣揚，安心樂業。二寶為施瑞生一力擔承，另眼相待。不料張秀英因妒生忌，竟自坐轎親往南市，至施瑞生家裏告訴過房娘。那過房娘不知就裏，夾七夾八把瑞生數說一頓。瑞生生氣，索性斷絕兩家往來，反去做個清信人袁三寶。

張秀英沒有瑞生幫助，門戶如何支持？又見趙二寶洋洋得意，亦思步其後塵，於是搬在四馬路西公和里，即係覃麗娟家，與麗娟對面房間，甚覺親熱。陶雲甫見了張秀英，偶然一讚。覃麗娟便道：「俚新出來，耐阿有朋友做做媒人？」雲甫隨口答應。秀英自恃其貌，日常乘坐馬車為招攬嫖客之計。

那時六月中旬，天氣驟熱，室中雖用拉風，尚自津津出汗。陶雲甫也要去坐馬車，可以乘涼，因令相幫去問兄弟陶玉甫阿高興去。相幫至東興里李漱芳家，傳話進去。

陶玉甫見李漱芳病體粗安，游賞園林亦是保養一法，但不知其有此興致否。漱芳道：「耐阿哥教倪坐馬車，教仔幾轉哉，倪就去一埭。我故歇也蠻好來浪。」李浣芳聽得，趕出來道：「姐夫，我也要個。」玉甫道：「生來一淘去，喊仔兩把鋼絲轎車罷。」漱芳道：「耐坐仔轎車，再要撥耐阿哥笑；耐坐皮篷末哉。」遂向相幫回說：「去個。」約在明園洋樓會聚，另差這裏相幫桂福，速僱鋼絲的轎車、皮篷車各一輛。

浣芳最是高興，重新打扮起來。漱芳祇略按一按頭，整一整釵環簪珥，親往後面房間，告知親生娘李秀姐。秀姐切囑早些歸家。漱芳回到房裏，大姐阿招和玉甫先已出外等候。漱芳徘徊顧影，對鏡多時，方和浣芳攜手同行。

至東興里口，浣芳定要同玉甫並坐皮篷車，漱芳帶阿招坐了轎車。駛過泥城橋，兩行樹色蔥蘢，交柯接榦，把太陽遮住一半，並有一陣陣清風撲入襟袖，暑氣全消。

追至明園，下車登樓，陶雲甫、覃麗娟早到。陶玉甫、李漱芳就在對面別據一桌，泡兩碗茶。李浣芳站在玉甫身旁，緊緊依靠，寸步不離。玉甫教他：「下頭去白相歇。」浣芳徘徊不肯。漱芳乃道：「去哩。伏牢仔身浪，阿熱嘅？」浣芳不得已，訕訕的邀阿招相扶而去。

陶雲甫見李漱芳黃瘦臉兒，病容如故，問道：「阿是原來浪勿適意？」漱芳道：「故歇好仔多花哉。」雲甫道：「我看面色勿好哩，耐倒要保重點咾。」陶玉甫接嘴道：「近來個醫生也難，喫下去方子纔勿對呢。」覃麗娟道：「寶小山蠻好個呀，阿請俚看嘅？」漱芳道：「寶小山勸去說俚哉！幾花丸藥，教我陸裏喫得落。」雲甫道：「錢子剛說起，有個高亞白行末勿行，醫道極好。」

玉甫正待根究，祇見李浣芳已偕阿招趑趄回來，笑問：「阿是要轉去哉？」玉甫道：「剛剛來呢，再白相歇呢。」浣芳道：「無啥白相，我勸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與玉甫廝纏。或爬在膝上，或滾在懷中，終不得一合意之處。玉甫低著頭，臉俚臉問是為何。浣芳附耳說道：「倪轉去罷。」漱芳見浣芳胡鬧，嗔道：「算啥嘅，該搭來！」

浣芳不敢違拗，慌的蹓過漱芳這邊。漱芳失聲問道：「耐為啥面孔紅得來，阿是喫仔酒嘅？」玉甫一看，果然浣芳兩頰紅得像胭脂一般，忙用手去按他額角，竟炙手的滾熱，手心亦然，大驚道：「耐啥勿說個嘅？來裏發寒熱呀！」浣芳祇是嬉笑。漱芳道：「實概大個人，連搭仔自家發寒熱纔勿曉得，再要坐馬車。」玉甫將浣芳攔腰抱起，抱向避風處坐。漱芳令阿招去喊了馬車回去。

阿招去後，陶雲甫笑向李漱芳道：「耐兩家頭纔喜歡生病，真真是好姊妹。」覃麗娟素聞漱芳多疑，忙望雲甫丟個眼色。漱芳無暇應對。

須臾，阿招還報：「馬車來浪哉。」陶玉甫、李漱芳各向陶雲甫、覃麗娟作別。阿招在前，攙著李浣芳下樓。漱芳欲使浣芳換坐轎車，浣芳道：「我要姐夫一淘坐個哩。」漱芳道：「價末我就搭阿招坐皮篷末哉。」

當下坐定開行。浣芳在車中，一頭頂住玉甫胸脅間。玉甫用袖子遮蓋頭面，些兒沒縫。行至四馬路東興里下車歸家，漱芳連催浣芳去睡。浣芳戀戀的，要睡在阿姐房裏，並說：「就榻床浪彈簫好哉。」漱芳知他拗性，就叫阿招取一條夾被給浣芳裹在身上。

一時，驚動李秀姐，特令大阿金問是甚病。漱芳回說：「想必是馬車浪吹仔點風。」李秀姐便不在意。漱芳揮出阿招，自偕玉甫守視。

浣芳橫著榻床左首，聽房裏沒些聲息，扳開被角，探出頭來，叫道：「姐夫來哩。」玉甫至榻床前，伏下身去問他：「要啥？」浣芳央及道：「姐夫坐該搭來，阿好？我困仔末，姐夫坐來浪看好仔我。」玉甫道：「我就坐來裏，耐困罷。」玉甫即坐在右首。

浣芳又睡一會，終不放心，睜開眼看了看，道：「姐夫勸走得去哩，我一千子怕煞個。」玉甫道：「我勿去呀，耐困末哉。」浣芳復叫漱芳道：「阿姐，阿要榻床浪來坐？」漱芳道：「姐夫來浪末好哉呢。」浣芳道：「姐夫坐勿定個呀。阿姐坐來浪，故末讓姐夫無處去。」

漱芳亦即笑而依他，推開煙盤，緊挨浣芳腿膀坐下，重將夾被裹好。靜坐些時，天色已晚，見浣芳一些不動，料其睡熟，漱芳始輕輕走開，向簾下招手叫「阿招」，悄說：「保險燈點好仔末，耐拿得來。」阿招會意，當去取了保險燈來，安放燈盤，輕輕退下。

漱芳向玉甫低聲說道：「該個小乾件做信人，真作孽！客人看俚好白相，纔喜歡俚，叫俚個局，生意倒忙煞。故歇發寒熱，就為仔前日夜頭困好仔再喊起來出局去，轉來末天亮哉，阿是要著冷嘎？」玉甫也低聲道：「俚來裏該搭，還算俚福氣，人家親生因件也不過實概末哉。」漱芳道：「我倒也幸虧仔俚。勿然，幾花老客人教我去應酬，要我個命哉。」說時，阿招搬進晚飯，擺在中央圓桌上，另點一盞保險臺燈。玉甫遂也輕輕走開，與漱芳對坐共食。阿招伺候添飯。

大家雖甚留心未免有些響動，早把浣芳驚覺。漱芳丟下飯碗，忙去安慰。浣芳呆臉相視，定一定神，始問：「姐夫哩？」漱芳道：「姐夫末來浪喫夜飯，阿是陪仔耐了，教姐夫夜飯也勳喫？」浣芳道：「喫夜飯末啥勿喊我個嘎？」漱芳道：「耐來浪發寒熱，勳喫哉。」浣芳著急，掙起身來道：「我要喫個呀！」

漱芳乃叫阿招攙了，蹺過圓桌前。玉甫問浣芳道：「阿要我碗裏喫仔口罷？」浣芳點點頭。玉甫將飯碗候在浣芳嘴邊，僅喂得一口，浣芳含了良久，慢慢下咽。玉甫再喂時，浣芳搖搖頭不喫了。漱芳道：「阿是喫勿落？說耐末勿相信，好像無撥喫。」

不多時，玉甫、漱芳喫畢，。阿招搬出，。舀面水來，順便帶述李秀姐之命，與浣芳道：「無悔教耐困罷，叫局末教樓浪兩個去代哉。」浣芳轉向玉甫道：「我要困阿姐床浪，姐夫阿要我困？」玉甫一口應承。漱芳不復阻擋，親替浣芳揩一把面，催他去睡。阿招點著床臺上長頸燈臺，即去收拾床鋪。漱芳本末用席，撤下裏床幾條棉被，仍鋪榻床蓋的夾被，更於那頭安設一個小枕頭纔去。

浣芳上過淨桶，尚不即睡，望著玉甫，如有所思。玉甫猜著意思，笑道：「我來陪耐。」隨向大床前來，親替浣芳解鈕脫衣。浣芳乘間在玉甫耳朵邊唧唧求告，玉甫笑而不許。漱芳問：「說啥？」玉甫道：「俚說教耐一淘床浪來。」漱芳道：「再要起花頭，快點困。」

浣芳上床，鑽進被裏，響說道：「姐夫，講點閑話撥阿姐聽聽哩。」玉甫道：「講啥？」浣芳道：「隨便啥講講末哉呀。」玉甫未及答話，漱芳笑道：「耐不過要我床浪來，啥個幾花花頭，阿要討氣？」說著，真的與玉甫並坐床沿。浣芳把被蒙頭，亦自格格失笑，連玉甫都笑了。

浣芳因阿姐、姐夫同在相陪，心中大快，不覺早入黑甜鄉中。玉甫清閑無事，敲過十一點鐘，就與漱芳並頭睡下。漱芳反復床中，久不著聰。玉甫知其為浣芳，婉言勸道：「俚小乾件，發個把寒熱無啥要緊。耐也好多勿兩日，當心點哩。」漱芳道：「勿是呀，我個心勿曉得那債生來沒，隨使啥事體，想著仔個頭，一徑想下去，就困勿著。自家要豁開點，也勿成功。」玉甫道：「故末就是耐個病根哪，難勳去想哉。」漱芳道：「故歇我就想著仔我個病。我生子病，倒是俚第一個先發極。有辰光，耐勿來浪，就是俚末陪陪我。別人看見仔也討厭。俚陪仔我，再要想出點花頭，要我快活。故歇俚個病，我也曉得如要緊，等俚歇末哉，心浪終好像勿局。」

玉甫再要勸時，忽聞那頭浣芳翻了個身，轉面向外。漱芳坐起身，叫聲「浣芳」，不見答應，再去按他額角，寒熱未退，夾被已掀下半身，再蓋上些，漱芳纔轉身自睡。玉甫續勸道：「耐心裏同俚好，勳去瞎費心。耐就想仔一夜天，俚個病原勿好。倘忙耐倒為仔困勿著，生起病來哩，阿是加二勿好？」漱芳長嘆道：「俚也苦惱，生子病，就是我一干仔替俚當心點。」玉甫道：「價末點心點好哉，想個多花啥。」

這頭說話，不想浣芳一覺初醒，依稀聽見，柔聲緩氣的叫：「阿姐。」漱芳忙問：「阿要喫茶？」浣芳說：「勳喫。」漱芳道：「價末困哩。」浣芳應了；半晌，復叫「阿姐」，說道：「我怕。」玉甫接嘴道：「倪纔來裏，怕啥嘎？」浣芳道：「有個人來裏後底門外頭。」玉甫道：「後底門關好來浪，耐做夢呀。」又半晌，浣芳轉叫「姐夫」，說道：「我要翻過來一淘困。」漱芳接嘴道：「勳。姐夫許仔耐困來裏，耐倒噪勿清爽。」

浣芳如何敢強？默然無語。又半晌，似覺浣芳微微有呻吟之聲。玉甫乃道：「我翻過去陪俚罷。」漱芳也應了。

玉甫更取一個小枕頭，調轉那頭去睡。浣芳大喜，縮手斂足，鑽緊在玉甫懷裏。玉甫不甚怕熱，僅將夾被撩開一角。浣芳睡定，卻仰面問玉甫道：「姐夫坎坎搭阿姐說個啥？」玉甫含糊答了一句。浣芳道：「阿是說我嘎？」玉甫道：「勳響哉，阿姐為仔耐困勿著，耐再要噪。」浣芳始不作聲。一夜無話。

次日，漱芳睡足先醒，但自覺懶懶的，仍躺著大床上。等到十一點鐘，玉甫、浣芳同時醒來，漱芳急問浣芳寒熱。玉甫代答道：「好哉，天亮辰光就涼哉。」浣芳亦自覺鬆快爽朗，和玉甫著衣下床，洗臉梳頭喫點心，依然一個活潑潑地小乾件。獨是漱芳筋弛力懈，氣索神疲。別人見慣渾若尋常，惟玉甫深知漱芳之病，發一次重一次，臉上不露驚慌，心中早在焦急。

比及晌午開飯，浣芳關切，叫道：「阿姐，起來哩。」漱芳懶於開口，聽憑浣芳連叫十來聲，置若罔聞。浣芳高聲道：「姐夫來哩，阿姐啥勿響哉嘎。」漱芳厭氣，掙出一句道：「我要困，勳響。」玉甫忙拉開浣芳，叮嚀道：「耐勳去噪，阿姐來裏勿適意。」浣芳道：「為啥勿適意哉嘎？」玉甫道：「就為仔耐晚。耐個病過撥仔阿姐，耐倒好哉。」浣芳發極道：「價末教阿姐再過撥仔我末哉呀。我生子病，一點點勳緊。姐夫陪仔我，搭阿姐講點閑話，倒蠻開心個呀。」玉甫不禁好笑，卻道：「倪喫飯去罷。」浣芳無心喫飯，僅陪玉甫應一應卯。

飯後，李秀姐聞信出來，親臨撫慰，憂形於色。玉甫說起：「昨日傳聞有個先生，我想去請得來看。」漱芳聽得，搖手道：「耐阿哥說倪喜歡生病，再要問俚請先生。」玉甫道：「我一徑去問錢子剛好哉。」漱芳方沒甚話。李秀姐乃攛掇玉甫去問錢子剛請那先生。

第三十五回終。